

當齊白石遇上石魯

一齣當代國畫大師的「雙石記」

一新美術館現正舉辦香港首個以齊白石與石魯為主題的展覽——「雙石記」，在美術館成立一周年之際展出兩位當代國畫大師逾四十件書畫作品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霖更在策展之時，巧妙地将「雙石」主題或構圖相似的作品陳列在鄰近空間內以便觀眾在賞畫之餘，通過挖掘二位大師藝術風格上的異同，了解二人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同時進行國畫革新。

文：趙偉

因為人類善於改造環境，而又生活在環境之中，所以不論是在西洋繪畫或東方水墨，藝術作為時代的產物，在這浩瀚史河中，其形式與內容總是隨著時代脈搏而動。能與在芸芸眾生中獨樹一幟，成為「下一代大師」的藝術家，大多是先知先覺，敢於與脫保守且僵化思维的時代先行者。齊白石因在傳統文人畫的基礎上增加了平民化的創作題材，以富有靈氣的構圖，簡潔明快的筆觸、濃烈的色彩在畫面中呈現生活中常見之事物，所以深受大眾喜愛。而石魯則從筆墨高貴的半紙書畫及題畫出發，轉而描繪西北山水，以水墨結合西方水彩或畫技法描繪神人物並繪繪山河湖海等自然風光。二人均樂於時代內涵轉化，把內心的觸動外化為造型造型，將畫家的主觀動機發揮到了極致。

平民題材畫作趣味

據楊春霖介紹，齊白石出身寒微，原名齊純芝，追朔自祖父一代，家鄉上下均以落籍為生。由於認識到農藝難以維持生活，祖父在齊白石兩歲時就教其手藝做豆腐。他六歲進入家塾學習，十四歲開始學習木工雕花。二十五歲拜胡沁園、陳少壽等人為師，學習「詩、書、畫、印」，並取別號為白石山人，開始以賣畫為生。不復再木匠賺取取生活所需花費。楊春霖表示：「在晚清時期，若精通「詩、書、畫、印」，在傳統認知確能便可被定義為文人。元明畫中的文人多寄情於「山水」，但齊白石卻出奇制勝，花草、水果、螃蟹魚蝦甚至田間用具都是他筆下的常客。」古人及清末文人作品中都不常見的繪畫對象，被齊白石按照吉祥寓意搭配在一起，使其創作別具生面。

楊春霖以《松鷹》、《梅石雙喜》、《荷花雙鸞》三幅位於同一展廳的齊老畫作為例解說道：《松鷹》中一隻雄鷹獨立松枝之上，松樹代表長壽與象徵孤傲英雄氣概的雄鷹氣派不謀而合。再看《梅石雙喜》，兩隻喜鵲分別處於淡粉色梅樹兩端上下對視，寓意著「雙雙喜」。而古代科舉考試名次分為三甲，鶴和「甲」諧音，因此古人以繪鶴表揚一舉高中中的喜悅。荷花又稱蓮花，「一品蓮」代表最高級別的官員，更與「廉」同音。齊白石用紅、綠、紫、墨色象徵於地獄間的色彩對比，構圖上密下疏。《荷花雙喜》的墨點是一對彼此勇敢地互相對望的鴛鴦，寄託了畫家對考生及舉後清廉為

官的期望。楊春霖指出，海內外川習學習前人技法，並將日常生活中的點滴融入創作中去，就是齊白石對國畫傳統的傳承與突破。

人的精神與山水的氣韻

石魯亦非畫家之神，因崇拜清初大畫家石濤和現代文學家魯迅。四川人馮亞初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石魯」。幼時家境寒微的魯魯因中年受到「文革」迫害，精神狀況與藝術生命均受到重創，最終於國畫史上，未能像齊白石在經歷早年的艱辛後得享晚年。為了補救人物的神傷，石魯在陝甘寧邊區文協美術工作委員會任創作員時，經常背著自製的畫板為當地的老百姓、紅軍畫像，有的是描摹英雄，有的是描繪英雄，還有有些水畫肖像。石魯奇人，特別是奇女性，一反精細描摹傳統正面容顏的傳統，側面簡潔明確的線條或單線的點綴構成人物的背線或側面，以其悲愴而痛楚所蘊含的精神而在《蜀道中的人》中，中流擊水的年輕媽媽，懷裡抱了個飽飽的寶寶，盡背朝前，觀展的每條一覽女兒的容顏，但在墨色的濃淡變化間，充斥著女主角盼望丈夫早日歸來的急切。

「畫人物要有精神，畫山水則要有氣韻。」石魯認為不能只從傳統反映出來出於高原的氣韻，故用濃烈的墨色，豪放的筆法描繪黃河咆哮與華山的天險。他的山水畫增加動感，高亢激昂。大量的墨色加重了畫面的厚重感，再染上濃烈的紅彩，使西北黃土高原的厚障壁上密密麻麻重疊疊，亂亂中不失壯美。而重山之下的一葉孤舟擺得高山氣勢愈發磅礴，開創《高山山水》之先河。楊春霖說：「儘管齊魯二位大師的遭遇不同，但他們所堅持的寫生理念本質相通，齊白石提倡『妙在似與不似之間』與石魯主張的寫生人物、畫山水氣在精神，強調的都是所畫之物的靈性，若他們對事物的觀察不足，光是用想像力，就不能畫出既新奇又合乎常理的畫面。」



■齊白石《梅石雙喜》 ■齊白石《松鷹》。



■齊白石《連舉》。



■ 執筆人 趙偉



■石魯《高原泛舟》。



■石魯《獨立庭中等歸人》。



■石魯《青海湖上飛鷹》。

展覽時間：即日起至2016年7月9日
展覽地點：觀塘海旁SML大廈四樓
一新美術館